

春雷

革命故事集







江 阴 县 委 宣 传 部 编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 毛逸伟

插图 黄鼎盛 王汝法 刘才英

江苏人民出版社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5年7月第1版

197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00册

书号 10100·123 每册 0.39 元

目 录

回击	李昌达(1)
理论新兵	张树森(15)
剪刀大妈	顾锦荣(32)
春雷	苏澄龙 姚 兵(45)
争夺	李大海(64)
手术之前	新桥公社新桥大队创作组(74)
鱼池风雨	赵雪芬(85)
战斗的早晨	邓俊才(95)
教鞭	顾 红(109)
炉火熊熊	华允莹(119)
银珠姑娘	丁凤岳(133)
新花怒放	陈复观(145)
血防哨兵	县评弹团集体创作 艾孟执笔(157)
校正航向	丁品森(172)
蛇头峰的战斗	浦晓岚(186)

回 击

李 昌 达

临江矽铁厂是一个先进单位，县里有名，地区有号。文化大革命以来，无论革命和生产，人们一提起临江矽铁厂，没有一个不竖起大拇指，称赞刮刮叫的。

临近年底。厂里锣鼓喧天，喜报频传，会场内外红旗招展，年度庆功发奖大会就要开始了。你看，主席台上除了摆着往年有的镜框、奖状、日记本之外，又增多了热水瓶、球鞋、金笔、汗衫、脸盆之类的东西，堆得琳琅满目，闪闪放光。

会议正式开始，只听得锣鼓齐鸣，好勿热闹。厂革委会副主任徐新锋大步跨上讲台。他三十多岁年纪，黑红的方脸棱角分明。他高声朗气地宣读了先进集体和个人的名单，正要安排发奖，只见一个姑娘疾步走上主席台。这个姑娘身材秀长匀称，桃红的圆脸上闪着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二十四、五岁年纪，头上扎着一对翘松松的羊角辫。她是厂党支部委员、一车间主任李冬妹。她落落大方地上了台，朝着徐新锋大声说道：“主任同志，我要求发言！”徐新锋心里“别”的一跳，连忙问道：“你说啥？”是不是徐新锋没有听清冬妹的话？勿是。冬妹清脆的声音全会场都听到了，主要是徐新锋感到问题棘手，有点手足无措。原来，在奖励问题上，李冬妹曾经在会前提出过

反对意见。

那天，会议室里坐满了各车间、各科室的负责人。徐新锋用他那不用扩音机的大喉咙在动员：“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新年度计划已下达了，上级要我们增产矽铁20%。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硬仗。厂里姚支书在地区学习，我就代表全厂在落实计划的大会上拍下胸脯定了板。大家要准备流大汗啦！过几天我们要开一个庆功发奖大会，我赞成一些同志的意见，对先进集体、个人要搞点物质奖励；奖品可以搞得丰富点，工人们劲头那么大，拿个日记本和奖状，我看过过瘾吧？……总之，通过奖励先进把榜样树起来，把劲头鼓起来，把战斗目标下达下去。一开年就猛攻堡垒，这就是今天开会的中心。”徐新锋刚说停当，紧靠他身边响起一个柔声柔气的男低音：“我完全同意徐主任的意见！”这是生产组副组长卫忠良。这人四十上下年纪，白净净的脸皮，光光的下巴，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轻了一大段。卫忠良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厂里的生产科长。他跟在当时厂长唐贵屁股后头搞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蛮出力，深得唐贵的欢心，准备提他当副厂长。那晓得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以李冬妹为首的工人造反派，联合了徐新锋等科室干部造了唐贵的反，夺了唐贵的权。“清队”当中查出唐贵历史上曾经自首变节。卫忠良提副厂长的希望成了泡影。但卫忠良毕竟是个聪明人，在批斗唐贵的大会上，他同样义愤填膺，慷慨陈词，并且联系自己，沉痛地检查了过去对工人管卡压的错误，才得到群众的谅解。建立领导班子时，他又当了生产组副组长。“徐主任站得高看得远，听了徐主任的意见，很受启发。工人同志的干劲确实很可贵。怎样鼓足更大干劲，攻

下这20%？徐主任抓住了关键，就是表扬先进、奖励先进。”正当卫忠良滔滔不绝吹捧徐新锋时，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我不同意！”接着站起来一个姑娘。她，就是李冬妹。刚才她听了徐新锋一席话，心里就为自己的战友捏着一把汗；又听了卫忠良阿谀奉承地放出一通谬论，冬妹再也按捺不住了，“霍”地站起来，一双眼睛直盯着卫忠良：“鼓励先进主要是政治上的鼓励，学习先进，也是学人家如何坚持政治挂帅。前几年发张奖状、发个日记本不是很好吗？要是凭物质奖励去鼓劲，去完成任务，那就是搞物质刺激，就是倒退！”卫忠良听见冬妹说“倒退”两个字，就大触心境，急忙插话辩解：“这也是企业管理斗批改的新事物嘛。”冬妹来了个针锋相对：“我们要坚决反对利用新的招牌贩卖旧的货色！”这时，卫忠良脸红脖子粗，心里想，主任都同意了，你算老几？于是不阴不阳地说：“你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呗！”冬妹字字千钧地回答：“你这一套并不象你说的是什么新事物。文化大革命前，我们领教得够啦，对于这一套经验，如果你还想保留，那我们是一定要反对到底的。”冬妹声音不高，却象一发炮弹，打得卫忠良张口结舌。他要紧躲开冬妹逼人的眼光，见冬妹头上翘起的两只角，心里想，这那象个丫头，简直是一头犟牛。

冬妹的意见象油锅里撒下了一把盐，会议室里顿时叽哩喳喳地争论开了。有勿少人赞成冬妹的意见，也有人附和卫忠良。卫忠良更是振振有词跳上跳下，唾沫四溅，一反他平日“温良恭俭让”的常态。冬妹冷眼相看，发觉卫忠良说话、出点子，虽然用徐主任长徐主任短装头，却尽在贩卖他那老一套。心里转念：老徐呀老徐，你可别听他的话。徐新锋见大家争

得不可开交，就连忙立起来大声说道：“别争啦，别争啦！奖励问题可以再研究研究，关键还是把20%这个碉堡攻下来，在这上头争他一争。好吧，散会吧。”

会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冬妹回到车间以后，把会议情况告诉了车间副主任阿鼎师傅。阿鼎师傅听罢，蹬了蹬脚，“我说无风不起浪，怪不得二车间刮出冷风，说什么过去一到年底，年奖、季奖、月奖、先进奖、超产奖、出勤奖、团结奖、卫生奖，这奖那奖，抵得上大半个月的工钱，正好过年派用场。”冬妹突然象发现什么似的说道：“阿鼎师傅，这话可要追追根，唐贵就在二车间劳动，他会不会？……”阿鼎师傅肯定地说：“八九不离十和唐贵有关系，我早看透他啦，他对文化大革命心怀不满呀！冬妹，你可得给徐新锋敲敲警钟呀！”阿鼎师傅的话启发了冬妹，冬妹抬起头，两眼放光地说：“师傅，你看毛主席早给我们敲警钟啦！”阿鼎师傅抬头看去，只见墙上挂的镜框里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字字闪光：“**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冬妹面对毛主席的教导，心潮起伏，激动无比。原来这个镜框，是建立厂革委会时，上级革委会赠送的。冬妹亲自从领导同志手里接过这个镜框，郑重其事地把它挂到厂革委会办公室的墙上。后来，支书老姚看了冬妹特别珍惜这个镜框，就索性赠给一车间了。冬妹怀着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厚感情，把这个镜框挂到车间里去了。现在，冬妹和阿鼎师傅重温毛主席的教导，顿觉心明眼亮，力量倍增。阿鼎师傅一字一顿地说：“冬妹，有毛主席撑腰，你拿主意，我跟你一起斗。”说着，两人认真地商量了具体对策。

那边卫忠良也在加紧活动，他抢先安排人员采购来了大批奖励物资。徐新锋思想上正在犹豫和斗争，卫忠良连忙来煽扇子：“徐主任，女同志就是气量狭小，这点奖品就给吓住了，她就不会算算大账，工人们来了劲，半天就补上数了。主任，只要生产上得去，话就说得响，你不听听群众呼声，有啥前怕狼后怕虎的。”徐新锋原是厂里的生产科副科长。文化大革命中被推选进了厂的领导班子。他，干工作有股子闯劲，但在赞扬声中脑袋容易发热。现在给卫忠良一吹，就冲口而出的表了态：“好，搞了再说吧。”

卫忠良自以为得计，就精心安排了今朝的庆功发奖大会，那晓得会议一开始就被这个头上生角的李冬妹卡住了。

现在，李冬妹已经把话筒拿到身边，下面几百双眼睛“刷——”全都集中到她身上，紧接着响起一阵掌声，欢迎冬妹发言。徐新锋只得退到后头。“同志们！”冬妹嗓音清脆，充满激情，会场顿时肃静。“大家一定记得文化大革命前评奖评奖、越评越僵的深刻教训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就是在这个讲台上，开展了革命大批判。唐贵诬蔑我们工人说：‘奖金奖金，工人一奖就有劲。’我们工人阶级回答说：‘不！奖金是腐蚀工人的鸦片烟，是毒害工人的麻醉剂！’在这个讲台上，我们把唐贵推行的一套修正主义路线批得体无完肤！这些往事，同志们，我们能忘记吗？”一瞬间的静寂，接着响起了打雷似的回声：“不能！”冬妹感到浑身是劲，心情更加激动了，“可是，曾几何时，死灰复燃，有些人在阴暗角落里，又吹起了一股复辟风。我们厂的个别领导同志，心目中只有砂铁砂铁，却忘了党的基本路线，穿新鞋，走老路，今朝也大搞起物质刺激来

了。我们要坚决批判这种不适当的奖励，要迎头痛击这股复辟风……”一阵热烈的掌声爆开了，冬妹自己拿了个镜框，在掌声中走下讲台。

这时候，徐新锋脸上白一阵，红一阵，满脸尴尬，依然进行发奖。但是，领奖人全都学习冬妹，拿张奖状就豪情满怀走下主席台。那无人问津的奖励物资嘲弄似的堆放在台上，形成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展览会。徐新锋好不容易坚持发完奖，并临时取消了准备好的讲话，就草草宣布会议结束。

这一切，被坐在会场一角的一个人看在眼里。这个人身体虚胖，肌肉松弛，满脸胡楂子，形容呆板，但他的眼神却闪过一线幸灾乐祸的绿光，他就是走资派唐贵。

散会的辰光，唐贵和卫忠良打了个照面。唐贵嘴巴一歪，卫忠良心领神会。入夜，卫忠良便来到唐贵宿舍。虽然唐贵已下台，但两个人毕竟有过旧交，特别是最近，唐贵更加紧在卫忠良身上下功夫。他经常向卫忠良广播“最新消息”，什么上级已有文件，对他这样的老干部一般要官复原职呀！他根本没有自首变节行为，是李冬妹、徐新锋想当官硬给他加上去的呀！他已经向上头发了不少信，听说上级已作了研究呀！有时唐贵看出卫忠良碰了钉子，他就立即迎合卫忠良对造反派的不满心理，大骂“好人不造反，造反无好人”、“极左派”、“官迷”等等。唐贵还在卫忠良面前赌咒起誓，一朝他唐贵官复原职，决不忘记和卫忠良的一番患难之交。卫忠良被唐贵的迷魂汤一灌，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就象面团里撒进了发酵粉膨胀起来。他开始对唐贵有所期待，也开始再次受唐贵利用。

这会，卫忠良跑进唐贵宿舍，桌子上已摆好两瓶洋河大曲，两人坐下来就灌，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然而，唐贵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手里端着酒杯，嘴里却嘿嘿冷笑着，“好戏！好戏！”“什么好戏？”卫忠良开头没听懂。唐贵不满起来，“嘿！你这个木瓜！”“唔”卫忠良这才想起，“你是说刚才徐新锋和李冬妹之间一场火拚小戏吗？哈哈哈哈哈！”卫忠良纵情大笑，唐贵以目制止，他凑近卫忠良的耳朵：“卫兄，那个毛丫头你可得小心着点，刚才她话里带刀，已经刮到我们啦！”卫忠良满不在乎：“你是说那个翘辫子？放心吧！我照主任命令行事，她抓不到我的把柄。”唐贵却心怀鬼胎：“你还是防着点，事事让徐新锋去出头露面。”卫忠良心领神会：“我懂，我懂，把徐新锋推到前头，我在后面给他抬抬轿子，吹吹喇叭，是不是？”唐贵拿起酒瓶替卫忠良来了个满杯，赞许地说：“卫兄，凭你这点德才，当个副厂长足够有余！”不知是唐贵的奉承话还是洋河大曲的作用，卫忠良全身飘飘然起来。这时，在唐贵的怂恿之下，卫忠良随即摊开了一张纸，哗哗啦啦写了起来，涂满一张，趁了酒兴把它塞进了徐新锋的宿舍。然而，这一切，却被睡在唐贵宿舍隔壁的阿鼎师傅看得清清楚楚。

一早，阿鼎师傅便把情况告诉了冬妹，冬妹立即去找徐新锋。进门，就见徐新锋捧着头在看卫忠良写的纸条。冬妹接过纸条一看，内容和措词都是为徐新锋在发奖问题上歌功颂德。说什么发奖是企业管理斗批改的需要，是促进工业大干快上的重要措施，是文化大革命后工人当家作主的丰硕成果，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路线。还批判某些人以极“左”的言词、过激的态度对待这个新事物，只能危害革命和生产等等。下面署名

“革命群众”。李冬妹看完纸条，内心很激动：这仅仅是在攻击我台上的发言？不！难道说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大批判也是极“左”？也“过激”吗？呸！这明明在攻击文化大革命！这时，冬妹联想到一连串的事情：卫忠良对徐新锋的阿谀奉承，群众揭发唐贵在暗地里散布流言蜚语，眼前又出现这张翻案的纸条。这反映在奖励问题上的斗争，实际上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啊！使冬妹感到痛心的是，在这斗争的关键时刻，文化大革命中与工人一起冲杀战斗的徐新锋在胜利面前忘乎所以起来，虽然他现在身居领导岗位，但作为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一定要向他警钟长鸣……

徐新锋昨天晚上大半夜没困着觉。发奖会开成了批判会，冬妹的尖锐批评，群众热烈支持冬妹的情绪，象迎头一盆冷水，使他发热的头脑略微清醒了些。但他又满肚子的委屈，自己一心扑在生产上，李冬妹竟然象批判走资派似的对待自己，自己真象她说的滑得那么远吗？他在床上翻来复去，直到近天亮才合了合眼皮。一早起来，他从地上拾到了“革命群众”写的纸条，内容显然是支持自己的。究竟是错了还是对了？脑海里象泼翻了一盆浆糊，乱乎乎的。他正想和冬妹好好谈谈，理理思想，忽见她胸前佩着一枚不平常的毛主席像章，往事，顿时在眼前浮现……

文化大革命初期，革命烈火熊熊燃烧。唐贵不但不认罪悔改，还反扑挣扎。他一方面挑动群众斗群众，妄图瓦解工人造反派队伍，一方面捏造事实，把平时和他意见不一致的徐新锋抛出来做他的替罪羊。当时李冬妹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揭露唐贵的阴谋。徐新锋在革命潮流的推动下和广大工人群众

的鼓励下，贴出了支持李冬妹革命行动的大字报。唐贵恐慌万状，立即指使卫忠良等人围攻李冬妹、徐新锋，把他们打成了“反革命”、“政治扒手”。然而，冬妹他们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坚持斗争。唐贵眼看硬的不行，又策划了另一手。他指使卫忠良溜到冬妹家里，传达了唐贵对冬妹政治上的“关怀体贴”，吹捧冬妹年轻有才华，前途如锦。最后卫忠良拿出一个纸包，说这是一笔什么结余奖金，应该发还工人等等。冬妹在群众大会上拿出那包钱，当众揭露了唐贵的卑鄙行径，教育了广大群众，最后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取得了斗争胜利。徐新锋感激冬妹的战友情谊，把自己珍藏的一枚毛主席像章赠送给了冬妹。

现在，徐新锋正激动在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情景的深厚感情里。冬妹从袋里摸出一张略微发黄的纸张送到新锋手里，恳切地说道：“新锋，你对照对照，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徐新锋接过一看，不由得满面羞愧，原来这是八年前他支持李冬妹革命行动的大字报底稿。这张大字报揭露了唐贵大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徐新锋重温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历程，思想上产生了一个飞跃，他深有感触地说：“冬妹，在发物质奖问题上，我偏了向。可是你说我对文化大革命态度有问题，我想不通！”冬妹见战友认识已经有了进步，就更深入一步地说：“老徐，你不能就事论事呀！我们厂里不是有人在攻击文化大革命是极‘左’、过头吗？”于是，冬妹便将群众反映唐贵散布流言蜚语和伙同卫忠良写纸条的情况告诉给新锋听，新锋听了着实吃惊。冬妹最后说：“老徐，近年来你有点变了，在胜利面前停了

步。革命导师列宁教导我们：‘革命把旧地基掘得愈深，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林彪一类虽然垮了台，但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土壤还存在，我们还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来铲除这些旧地基。这场斗争，比以往的斗争更艰巨、更复杂。老徐啊！毛主席一直教导我们要多读一点马列的书，可是你近来看书却是少了。”徐新锋捧着发痛的脑袋：“冬妹，你说得对，让我好好想想。”冬妹立起身来说：“你是要好好想想。阿鼎师傅要我传话，叫你常去车间跑跑，老坐办公室思想要发霉。”徐新锋目送冬妹出了宿舍，只见她矫健的身影一往无前，心里着实赞叹这位年轻的战友！回想自己，近几年来正如冬妹说的，头脑里只有矜铁矜铁，忘了党的基本路线。特别对唐贵这人的活动，自己可不能再掉以轻心。想到这里，徐新锋再也坐不住了，他出了宿舍，往一车间的大电炉走去。

老远，徐新锋就见那炉火熊熊，阿鼎师傅、冬妹正和工人们一道，手持长铁钎“嗨！嗨！”地通着炉门。出铁了，一股耀眼的红流冲出炉膛，犹如那火山喷泉！喷呀，喷呀，这是钢铁工人的幸福时刻！汗水浇铸了铁水，铁水映红了汗水。这时，不知谁叫道“老徐来了！”大家“哗”地围上去，争着报告好消息：“老徐，我们的新操作法每炉多出了一包子铁水！”“好啊！”徐新锋着实高兴，“你们车间跑得那么快，我赤着脚都追不上啦！”大家见主任表扬，心里也都乐了，不知谁说了一句调皮话：“这下子，徐主任可要发我们双份奖品啦！”“轰”的一声笑声爆起，徐新锋脸上顿时火烧火辣，亏得铁水映着，没让人看出异样。这时，阿鼎师傅跑到徐新锋跟前，说：“新锋，你得向冬妹这丫头学学。你看她，为了这个新操作法，搞了近万个

数据，有时连续几个通宵守在炉子边上观察，火烤焦了头发都不知道。她是为什么？她可不是为了得奖呀！”新锋抬头看冬妹，只见她已跃上炉台，在排满仪表的操纵台前按动电钮，那飒爽英姿，在电弧光的映衬下，变得十分高大。徐新锋一阵激动，立即从阿鼎师傅手里抢过铁钎，同工人们一道干起来，汗水虽然湿透了衣衫，却感到全身轻松……

过了一天，已是元旦前的傍晚。临江矽铁厂一排排电炉象威武的哨兵，矗立在夜空。电弧光伸出的长臂，在夜空中描画出一幅幅奇妙的图画，那出铁时迸射的火花，犹如那节日的焰火，壮丽夺目，冶金工人正以新的战斗步伐跨进新的一年。

办公室里灯火明亮。冬妹、新锋等几个党支部正聚在一起，畅谈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这时，阿鼎师傅进来说道：“卫忠良又到唐贵宿舍里鬼混什么了。”徐新锋气愤地立起来说：“走，给他当众揭露一下！”冬妹关照了一句：“要注意政策和策略。”便同新锋、阿鼎师傅向唐贵宿舍走去。

唐贵和卫忠良见这两天的风声不佳，要紧碰头策划。卫忠良一进门就长吁短叹，“唉，徐新锋也给毛丫头拉过去啦！”唐贵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他俩都是造反派，哪有不坐在一条板凳的？看着吧，到头来说勿定还是你卫忠良触霉头。”卫忠良跳起来，“我卫忠良算老几？他徐新锋当权派不负责，我负屁个责？”唐贵见卫忠良的火给挑起来了，心里暗喜，于是从袋里掏出几张纸，推给坐在对面的卫忠良：“卫兄，形势逼得我们打主动仗，这封信你看看，帮着修改誊清。”卫忠良接过来一看，心里不由得“别别别”的跳起来。这份所谓群众来信，主要是告发徐新锋掌权以来，在企业管理上复辟修正主义，大搞

物质刺激，对工人群众管卡压等等。卫忠良想，唐贵不愧是政治斗争的老手，想得真绝，一只手抬轿子，一只手又抽轿杠，叫你徐新锋进退两难。可是，这种东西不是闹着玩的，一旦上级追究起来，从笔迹上认出人头，搞不好落个“诬陷好人”的罪名，可吃它勿消，于是敷衍道：“蛮好蛮好，用不着誊了。”说着，把这封信往唐贵身边一推。唐贵一下看出卫忠良这人溜滑，既想捞甜头，又勿肯担风险，于是说道：“卫兄，我的问题开过年就要有说法了。我已经表明态度，在那里下去，就在那里上来。不过我也想过，和徐新锋这号人，我们坐不到一起。这信上级看了，不处分也得把他调走。你不用怕嘛！”说着，又把这封信推了过去。卫忠良强作笑容地说：“我有啥好怕，只是觉着蛮好，不必再费时费工！”说着，又把这封信推过来。那晓得唐贵早作准备，一只手横过来挡住了。就在这你推我挡的时候，“砰！”门突然打开了，冬妹、新锋、阿鼎师傅三人脸色严峻的出现在门口。两人吓得慌了手脚，都“腾”地立了起来，那封信光生生的摊在台上。在众目睽睽之下，急煞了唐贵，真是拿又勿好，勿拿又勿好。这一切，冬妹看得真切，她冷冷地说道：“深更半夜的，你们真忙啊！”这话，就象一把匕首，直插唐贵心脏，但他毕竟是只老狐狸，马上强作镇静地拿过一瓶酒道：“假期里没事干，难得喝一杯。”说着，把酒瓶往信上一压。冬妹锐利的目光立即有所觉察，“卫忠良！又有什么大文章要问世了？”卫忠良吓得两腿发抖，“这这这，这是……”唐贵一看不好，要露馅了，连忙搪塞道：“没啥，几张包花生米的废纸……”说着伸手就要去拿。“住手！”冬妹大声喝住，随即拿过那封信粗看了一下：“嘿！好个废纸，这是毒弹！”唐贵默